

美丽的文字
巧妙的构思
给人以至高至纯的享受



生命是场博弈 过程便是奖赏

吴
瑛◎著

哲理与反思，温情与智慧，给心灵以真善美的润泽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吴
瑛◎著



生命是场博弈 过程便是奖赏

美丽的文字，巧妙的构思
给人以至高至纯的享受
哲理与反思，温情与智慧
给心灵以真善美的润泽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是场博弈, 过程便是奖赏 / 吴瑛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68-4930-2

I. ①生…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8844 号

生命是场博弈, 过程便是奖赏

吴瑛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戎 蹇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930-2

定 价 26.00 元

—— 目 录 ——



第一辑 守篷窗、茅屋梅花帐

幸福流年	003
温情插饭	006
是谁宠得你挑食依旧	010
大约在秋季	013
带着我的晚年上路	016
慢茶惹人生	020
酒干倘卖无	023
年画年味儿	026
诗酒趁年华	029
银色的马车天上来	032



做一个守篷窗的小村郎	034
故乡的云	037
尘埃落定	042



第二辑 忘了除非醉

我的幸福 你来成全	049
清泠泠的家乡水	052
母亲的“桃花源”	055
那些桑枣 抚过心尖	058
王六小	061
路旁开满木槿花	064
冬冬来看我了	067
脱 掉	070
百鸟朝凤	073
牵着蜗牛去散步	077
香叶嫩芽	079
风吹麦浪	082
睡余共饮午瓯茶	086
做婶婶的红颜	089
后妈可畏	093



第三辑 一径飞红雨

念念梧桐	101
生命中的每一丝感动	104
劝 架	107
寻找吉尔伯特	110
偏方之灵	113
铁汉柔情	116
一径飞红雨	118
多应午灶茶烟起	122
栀子花开	125
陪一朵花，微笑到老	131
那些陪我走过的人	134
心生莲花	138
怒放的生命	140
伤离别	147



第四辑 月与灯依旧

梨花醉	153
踏 生	156



绑 架	159
贴 小	162
中药拌面	166
八十岁，还要能笑	169
寻找一只癫痫的狗	173
带着龟龟看小姨	175
千年韭花	178
满手秋风花间住	181
山芋熬粥	187
谁的普通话，这么不好听呀	189



第五辑 兴尽晚归舟

一切都会款款而来	195
管理自己的脸	197
生命是一份厚礼	200
春空千鹤若幻梦	204
对你好，一个理由就够了	206
哥等下雨呢	209
买两把青菜，一把留着老	212
生命中，那些贤达的人	215

一心向着清华飞	218
青山在 脚已老	221
人生若只如初生	224
人生正能量	227
拆骨成诗	231



第六辑 便引诗情到碧霄

小风车 吱呀转	237
做人，做一个讨人人欢喜的人	240
最甜美的笑容给最亲近的你	243
来吧，麦乐迪	246
给幸福减肥	249
千树万树梨花开	252
昆仑雪菊	255
大橱、方桌、小板凳	258
瓶底的栀子	260
万树桃花月满天	263
情人眼	266
生命是场博弈，过程就是奖赏	269
桐花万里路	273

第一辑

守篷窗、茅屋梅花帐

我是个村郎，只合守篷窗、茅屋梅花帐。似
水流年里，我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幸福流年

生下来时，他的衬衣裹着。满身血污，却不影响他的疯狂，抱着亲呀亲呀。窗外观望的邻居猜测，一定是儿子。瞧他得意的模样。

却不是。他摇晃着脑袋。又是丫头怎么啦？再多也不嫌的！

她却暴躁。指甲大的药片，我咽不下。她眼一瞪，用筷子在灶台上捶了一下，药片进肚了。那个稀饭，可以照见人影，偏偏还飘着菜叶。当下不干了，小嘴一扁，她再一瞪，眼泪和着稀饭咽下了肚。

从小就知道。跟他可以撒娇，可以卖乖。跟她却不行。君是君，臣是臣。只想着将事情做好，战战兢兢地等待她的肯定。

九岁的生日。他从几千里外的水路赶回。说是替我过生日。她朝他白一眼，一个小屁孩，值你劳师动众？他不看她，把我举得高高：“想我没？”用脚踢他的心窝：“不想不想！一点不想！”“真的？把嘴张开。”听话地把嘴张开。他的口水吐了进来。啊，恶心死了，立即地动山摇地哭了起来。她火了，一把操起扫帚对着一大一小横



扫过来。他带着我飞奔几里，农庄的中心路，一路洒下的全是我们的笑声。隔一段时日，他又说：想我了没？不想不想一点不想！真的？把嘴张开。再次听话地张开嘴，又是口水，照例又是一番地动山摇地哭喊。这下她不打了，对着我骂：“你就不能长点记性？”

十岁了。躺在他怀里。他问：想要个什么礼物？转着眼珠朝他看：一个书包？一个新文具盒？这些在我，都足够了。他神秘地笑。送你一座楼房。什么是楼房？朝着他问。这样。这样。上面还有一层。嗯。我知道。书上有过。一幅壮锦。他拍拍我的头，傻瓜。那是假的。我送你真的。

每天放学，就朝家飞奔。历时半年，他许我的生日礼物终于完工了。啊！和小伙伴们疯疯癫癫上上下下地奔了足有几十趟。那是我们儿时的天堂呀。方圆多少里，就那样一个怪物竖着。再长大些，我朝他挤眼：你还真勇敢呀，送那么难看的一个礼物给我。他很受伤地看着我：好不好我们是全镇的唯一？这么英武神明的一个人，怎么不多多表扬？

十九岁的生日。和他单独在学校过的。他大把的钱，全悄悄塞到我的枕头下。送他返程时，才知道他除了车票的钱，一分也没有了。正是午饭的时刻，朝他坏笑，要不要我请你饭。他涎着脸皮：“要。”看他在我面前斯文地吃饭，想起家中的她，其实我的生日，她是最辛苦的人。要不要带件礼物给她？他说：“要的。可是我没有钱了。”他在我面前一直不知道害羞。就像我，每每闯下祸端，都等着他摆平。给她挑了一身套裙，灰色，上面有着碎花。她逢人就骂：“这么丑的颜色，可穿不出去。”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每有重大场合，一律是这身衣服出场，而每次的台词基本都是一个样：“那两个有病的人，饭还没吃饱，献什么殷勤，丫头的生日送我什么礼物？”

二十二岁的生日。他的脸黑了一天。“我一天活着，这生日就

不会交出去。”跟乡俗别扭呢。嫁出门的女，生日是要交到夫家的。这好比剝了他的肉。用菜刀把鸡鸭追得满院飞：“谁让我交出生日，跟谁急。”堵着他哈哈乐：“放心，没人会抢了你做爸的权利。谁爱花钱谁花去。我不介意一年过它三五个生日的。”

就这样，自二十二岁起，我的生日，每年都过两三回。他一次。夫家一次。再有朋友闹起来，还会有一次。

今年的，他和她早就开始计划了。前天晚上，她电话。他在一旁着急地插话。她在说，到时直接过来吃饭就行了，我们都准备停当了。他的声音很高：“就你容得他们水手不湿！”哈哈，他跟她，终于倒过来了。他变得暴躁，她反倒柔情似水起来。

逗他：“有人许我的香车美女呢？美女就不用了，我就是。香车可是多多益善的。”他要赖起来：“这不是老了嘛，会有人替我送的。”啊啊，我的他和她，生我时，二十多的正茂年华，怎么弹指之间，说老就老了？

不对不对呀。是我老了。他们还小。嘿。幸福的流年里，因为有他和她，我还可以做个甩手的掌柜。幸福的流年里，因为他和她，我依然可以做个任性胡为的孩子，今天一定要容许我矫情一次，爸爸妈妈，爱死你们了……



温情插饭

那时不过六七岁光景吧，母亲一人在家带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是清苦。米是紧俏物资。母亲常将玉米碾成末，或做饭，或熬粥。

家里有个小畚箕模样的铁器。可数的几把米被妈妈放在铁器里藏起来。终于到米出来的时候了。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从兴化来的，母亲让我们唤做熊伯伯的。熊伯伯来作客，是我和姐姐的盛典。

熊伯伯总是从家里带来两条云片糕。粉红纸包裹着。在我们的口水中撕开外面的粉红纸，里面躺着长条的大糕。很像是粉妆玉琢的小美人，通体洁白，正中位置点一个玫红圆点，是美人儿顾盼生辉的双目间点着的朱砂痣。和姐姐只舍得掰开小小的一段，托在手掌心。手掌上也许还沾着狗尾草汁，或者有蝉壳的味道，都顾不上了。掌心里托着洁白的云片糕，舌头轻舔着云片糕。整整一天，那股甜香都停在嘴边！顾不得客气，我和姐姐坐在门槛上，将云片糕

分成极均匀的两份，天才晓得，我们是如何将那些薄得像层纸的糕片数清的！

更幸福快乐的时光是开饭时间。我和姐姐终于看到母亲端着那个装米的铁器出来了！看着母亲一脸温婉地在水里轻轻地转着米篮，那样的几粒米在水里分外洁白饱满。我和姐姐趴在水盆边眼不错珠地看，熊伯伯过来阻拦：“不要张罗！我们家长米呢，米还是留在平时做给孩子吃吧！”

母亲只笑着，手里淘米的速度不减。我和姐姐却希望不要当真了才好。母亲一当真，米要晒干了重新收起来，我和姐姐闻一闻米饭的香都会成奢侈。

米淘净了。母亲在锅里放了大半的水。玉米仁、胡萝卜放在一侧。我和姐姐叹了口气。这是我们娘三个的口粮。我们天天吃，都快长成胡萝卜了。母亲用根竹筷轻轻拦在玉米仁胡萝卜边上。在锅的另一边倒上了刚淘好的大米。我跟姐姐乖乖地爬下观望的凳子，抢着钻到灶膛前面，炉火映红了我和姐姐的脸庞，我跟姐姐兴奋地往灶膛里填草，鼻子轻轻地吸着，一股飘着大米香气的水蒸气在空中冉冉升起，我和姐姐兴奋地从膛下站起，伸长脖子贪婪地嗅着空气中的米香。香气持续了好久，母亲在一旁唤：“好！停，可别糊了。”

吓得七手八脚地灭了火。我和姐姐伸长脖子看母亲掀开锅盖。

半江瑟瑟半江红。半边锅里是黄灿灿的玉米仁胡萝卜。另半边是白松糯软的大米饭。我和姐姐趴在锅的上方，像屋檐下两只张大嘴巴的燕子。

饭被母亲盛了上来。那个最大的海碗，果真盛满了纯白米饭。四周还蒸腾着热气。我们的两个小花碗，也被端上来了。是那种黄里夹着白的，一定是筷子挡不住的米粒过了界，被母亲装进了我们



碗里。再有一碗纯黄色的大碗，那是母亲的无疑了。

我和姐姐噙着泪开始用筷子拨动自己的碗，低下的头颅始终不忘用眼睛死死盯着熊伯伯的碗。那么大的海碗呀！那么多的米饭！

熊伯伯终于坐下来了。乐呵呵的模样。我跟姐姐撅着嘴，赌气不朝他看。他刚来时，带给我们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收获的是我们满眼的敌意，他怎么可以吃那么多白米饭，那么多白花花的米饭！我跟姐姐对视了一眼，恨恨地撇着小嘴，再不唤他伯伯！再不唤的！

熊伯伯用筷子夹我们碗里的一根胡萝卜：“你们俩吃的什么好东西呀？怎么跟我的不一样？”我跟姐姐再次对视了一眼，莫非他不认识？我俩齐齐地答：“胡萝卜！”熊伯伯咂了下嘴：“真好吃！我能跟你们换吗？”我跟姐姐很快地把碗里的玉米仁和胡萝卜扒到熊伯伯碗里，生怕晚了他会后悔。熊伯伯夸张地喊：“你们肯全换？真肯全换？”我跟姐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碗里的玉米仁全扒空了。我俩的碗里已经全是熊伯伯的大米饭了。我们塞得满满一口大米饭，含混不清地答：“全换全换！”

熊伯伯仰脖大笑，将碗底仅剩的一点点米饭也扒拉到母亲碗里。母亲怎么也不肯换，我和姐姐嘴里包得快说不出话了，还不忘劝母亲：“换给他呀！他家里有的是呀！”

后来才知道，熊伯伯因为当年在芦苇荡上割草，差点被饿死，是爸爸妈妈匀了他口粮，才撑过那段困难时期的。活转过来的他，感念父亲母亲对他的接济，每年都会带些礼物过来探视。他每年带来的两条云片糕，一盒百雀羚，总要节省很长时间才凑得全。他所说的自家长米，通常也只能吃到米糠。

儿子凑在我的电脑上，看到我的文章题目，问：“妈，什么叫

插饭呀？”呵呵，不过是三十年的光景，这个情形说出来儿子会以为真的吗？我却因记忆中的这份插饭，而倍觉现在生活的美好。真庆幸，对于儿子来说，这只是天方夜谭，对我们来说，也只是儿时一抹温情的记忆了。